二十四氣與七十二候考

宛敏渭

Ⅰ、緒言
一、節候與曆法之關係
二、中國古籍中的節候記載
Ⅱ、二十四氣研究
一、二十四氣的起源
二、二十四氣名稱次序之異同
Ⅲ、七十二候研究
一、各書記載物候異同的比較
二、七十二候之遞變
Ⅳ、餘論
一、中國物候學之衰微
二、吾人今後努力的途徑

Ⅰ、緒言

一、節候與曆法之關係

初民渾渾噩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時間觀念，但有晝夜而已，厥後社會進化，由漁獵而畜牧，而耕稼，於是計時觀念，亦復由晝夜而知有年月，年月與日，卽所謂曆也。世於年月觀念發達之順序，意見頗有歧異，或謂當先有「年」後有月，以年之單位過長，始依月球之盈昃而定「月」。或謂月繞地球之週期短，地球繞日之週期長，且地距日遠而月近，長短遠近旣殊，推測之難易亦異，故當先有月，而後有年。按之實際，則年與月之確定爲計

時之單位，容有先後，而其思想之起源，則當在同一時期也。

夫「日」源於太陽之出沒，「月」起於太陰之圓缺，「年」由於節候之變遷，初民知識簡單，舉凡自然界一切現象，月球之晦、望、朔、弦、萬物之生、長、收、藏、在在均足使之驚奇，而同時加以觀察，雖未有文字以前，無從稽考，而證之古籍，猶不無遺跡可尋，卽以我國夏小正而論其「囿有見韭」「往羣黍禪」「攝桑」「剝瓜」等，固顯爲農業社會時所紀錄，其「鷄孚粥」「初俊羔助厥母粥」之關於家畜者，在畜牧時代，當已注意；而「雉震呴」「魚陟負冰」等語，恐自漁獵時代卽已留心及之矣。

月之再圓，所歷不足三十日，觀察易得結果，故「無論何國，其古代皆用太陰曆，卽視月之盈虧，以爲計日之方法，（日人新城新藏氏說）」而又悉以十二月爲一年者，則又求合於地球繞日之週期此週期初無測定方法，但視候鳥之來去，與夫草木之榮枯，以定四時而已，總之曆之創造，雖基於月之盈昃，而其得底於完成者，實有賴於節候之觀察與紀錄也。

二、中國古籍的節候紀載

節候紀載，中國起源甚古，二分二至，已見於尚書其「陽鳥攸居」及詩豳風「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及「四月秀葽，五月鳴蜩」等，皆紀物候也，惟古籍或有僞作之嫌；或一鱗半爪，其作有系統之敍述者，要推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禮記月令易緯及逸周書等六書也，茲將各書內容概略分述於后：

夏小正　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漢書藝文志未載其名，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一卷，並註戴德撰，考大戴禮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傳，戴德爲之作傳，遂自爲一卷，疑北周盧辯作註，始採其傳入經文下，隋志稱戴德撰者，乃傳之誤也，是書或云子夏作；或以爲禹啓所製。均無確據，而起源甚早，則信無可疑，孔子曰：「欲觀夏道，吾得夏時焉」又曰「行夏之時」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皆其明證，惟今傳之本，恐已非小正本來面目，自宋傅崧卿訂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其後代有箋釋，而舛訛脫漏，是正寥寥，後世竄改附益，更未有考及也。

夏小正全書，共分十二月，內容所述悉關於月令者，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序謂其於「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羸蠕動之屬蟄與孚伏鄉鑒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惟每日所紀物候，最不一致，多者十五候，少者僅一候，而氣名之見於是書者，僅一啓蟄而已。

呂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雜家，稱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高誘呂氏春秋序曰：「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其稱呂氏春秋者，蓋以十二紀居首，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覽居首。故又稱呂覽焉。

今所傳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共百六十篇，全書

以儒家爲主，亦有道墨名法兵農諸家之說，隋書經籍志曰：「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呂氏春秋爲雜家之書，故無所不包，其中之十二紀，乃記載月令氣候者，每紀一月，共十二篇，分爲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月，以孟仲季區別之，每紀之後，又各附四篇，而季冬紀獨有五篇，末一篇並爲標識年月，題目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按現行二十四氣之立春、雨水、立夏、小暑、白露、立秋、霜降、立冬、等名稱，已見於十二紀，而二至則作「日長至」，「日短至」二分並曰「日夜分」，與現稱「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略異耳。

淮南子　漢書藝文志雜家。稱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按漢書淮南王傳云：「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卷，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祕之」，則此書實係招致之賓客所作，而歸名於劉安也。

西京雜誌記曰：「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於本書要略」，高誘序亦云：「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是內篇一名鴻烈，按誘又謂：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是則淮南之名始自劉向所定。

今所傳之淮南子，凡二十一篇，其爲內篇，似無疑義。漢志稱外篇及中篇久已亡佚，原書且僅稱淮南，今題

作淮南子者；「子」字實係後人所加也。是書天文訓，已載有二十四氣全部之名稱，時則訓則因襲呂氏春秋之十二紀，僅辭句間略有差異而已。

禮記　禮記一書，相傳爲孔門七十二子之徒所撰，漢初河間獻王得百三十有一篇而獻之，嗣經劉向取與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等合爲二百一十四篇，後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世稱大戴禮其弟聖又刪爲四十六篇，世謂之小戴禮，然其書固無所謂月令也。

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始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卽今傳禮記，然則月令究爲何人所撰，古今學者，聚訟紛紜；清韓菼曰：「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俊；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韓氏此論，實具卓見，今考月令全文，與呂氏春秋淮南子實大同小異其爲馬融輩因襲呂書，採入禮記，殆無可疑也。

易緯通卦驗　緯書僞記孔子作，實起於西漢之季，光武好讖緯，故盛行於東漢，惟孔安國賈逵皆非之，宋大明中，始禁圖讖，隋煬帝復遣使四出，搜焚其書，故至唐緯書皆佚，或謂惟易緯尚存，易緯通卦驗馬端臨經籍考宋史藝文志俱載其名，并作二卷，黃震日抄謂其書大率爲卦

氣發，朱彝尊經籍考則以爲原書久佚，今載說郛者，皆雜類書中湊合而成，不逮什之二三，然即此書當失傳久矣。

今傳之輯本，訛脫頗多，其所論節候，以二十四氣爲標準，每氣自一候至六候不等，與呂氏春秋相同之處較多，又有與夏小正相同者，蓋漢人參合諸書，以傅會卦氣之徵驗者也。

逸周書　逸周書舊本題汲冢周書，考隋書經籍志及唐書藝文志俱稱此書於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晳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而無周書，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是書眞僞，後世頗多辨論；陳眞齋曰：「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未必然，似戰國後人倣效爲之」。季㠯巖曰：「戰國處士，私相緝綴，姚際恆曰：「殆漢後人所爲也」。凡此皆以爲出於僞託者，而逸周書提要則云：「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故其言駁雜耳，究厥本始，終爲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梁啓超氏更謂：「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爲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敍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爲眞相，吾儕所以信逸周書之不僞，正以此也」。其說與姚際恆等之論蓋相去甚遠，其持論較爲平允者；則有近人黃雲眉氏，其所著古今僞書考補正云：「今世所傳逸周書亦非古本面目，顏師古注漢志已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安得傳至今世，反較顏師古所見之本爲多則最少十餘篇，必爲後人僞撰無疑，其他竄亂之處亦多，蓋眞僞雜糅之書也」。

按今傳之本：凡存五十九篇，其第五十三猶存月令之目，第五十二時訓卽係論節氣物候者，考呂氏春秋淮南子禮記諸書，所載節候，俱以月爲主；而是書則以節氣爲標準，以五日爲一候，每氣三候，全年二十四氣，共得七十二候，分配整齊，遠非呂氏春秋等所可及，顯爲晚出之書，殆卽黃氏所謂出於後人僞撰者之一也。

II、二十四氣之研究

一、二十四氣的起源

節氣之起源，由來甚遠，孔廣牧禮記天算釋曰：「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氏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靑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分至，啓閉，少皞時已有之」。又尚書堯典亦有二至二分之名，惟年湮代遠，古史無徵，堯典僞作，又已證實，故均未可據以爲信也。

然易象已有「先王以至日閉關」等語，管子又有「淸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名，國語亦見「處暑」，二字，蓋我國天文曆算之學，實發達於周末秦漢之間，而節候之思想，亦大有進步，世傳秦用顓頊曆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爲四時之始，二至二分爲四時之中，蓋所謂八節也，但呂氏春秋十二紀除立春，雨水，立夏，小暑，白露，立秋，霜降，立冬等外；其「日長至」，「日短至」，卽夏至冬至，其「日夜分」者，卽指春分秋分，是已有

十二節矣。

至二十四氣全部名稱，始見於淮南子天文訓冬至之後，每隔十五日，有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等二十四氣，孔庸牧禮記天算釋曰：「漢太初曆始增爲二十四氣，」蓋沿用至今，未嘗改也。

按氣又有節與中之別；尚書正義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卽每月定一節一中，每季分三節三中，此種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據熊明來月令中星（見圖書集成曆象典）言，亦始於秦云，茲將各月節中名稱列表於下：

氣名	或節中
立春	正月節
雨水	正月中
驚蟄	二月節
春分	二月中
清明	三月節
穀雨	三月中
立夏	四月節
小滿	四月中
芒種	五月節
夏至	五月中
小暑	六月節

大暑	六月中
立秋	七月節
處暑	七月中
白露	八月節
秋分	八月中
寒露	九月節
霜降	九月中
立冬	十月節
小雪	十月中
大雪	十一月節
冬至	十一月中
小寒	十二月節
大寒	十二月中

二、二十四氣名稱次序之異同

二十四氣之名稱，及次序歷代時有變更，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又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史記曆書亦謂孟春冰泮啓蟄，而逸周書則曰驚蟄之日，獺祭魚，現行曆書，亦作驚蟄，按洪震煊夏小正疏義言始發蟄也，下註云：「漢劉歆言周武王伐殷之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月，驚蟄卽啓蟄，變啓言驚者；避景帝諱也，」是漢初仍沿用啓蟄之名，至景帝時始避諱而改稱驚蟄也，清明之名，古無歧異，惟太平天國創造天曆曾改作「菁明」見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近人劉復自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抄者也。

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

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衞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又爾雅師古於驚蟄下注云：「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周爲三月，」於雨水下註云：「今日驚蟄，夏爲二月，周爲四月，」由此可知漢初猶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古籍中論驚蟄與雨水之倒置，衆說紛紜，有謂始於太初曆者，有謂始於三統曆者，有謂始於四分曆者，孔穎達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故漢代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搜集異聞錄云：「至漢太初始正之云」，邢昺則謂氣名之更改，係起自三統曆，而顧亭林日知錄云：「三統曆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熊明來月令中星云：「觀太元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黃叔琳氏亦謂：「漢四分曆始以雨水先驚蟄，而驚蟄始爲二月節也」，又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清爲三月中，次序與今不同，沈存中顧亭林二氏亦均論及之，按秦呂不韋用顓頊曆斷取近距，以乙卯爲元，約行四十年，漢初承之，仍沿用百有二年，終漢之世，曆凡四改，太初三統四分乾象是也。近人朱文鑫氏天文考古錄曰：「顓頊曆沿襲舊測，以立春起於營室五度，淮南月令承之，太初曆沿襲顓頊，以冬至起於牽牛初度，三統復沿襲太初依據成法，未敢遽改，」是太初曆沿襲顓頊，三統曆，復沿襲太初，今考三統曆譜仍載立春之後，先驚蟄而後雨水，春分之後，先穀雨而後清明，又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不用三統

云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凡此種種，均可證明顧黃二氏之說，爲不誤也。

然淮南子天文訓立春之後，先雨水而後驚蟄，春分之後，先清明而後穀雨，其次序已與三統曆譜所載不同，據此則次序之倒置，果眞遠在漢初乎？更考淮南子時則訓已云：「孟春之月，蟄蟲始振蘇，仲春之月，始雨水，」又天文訓言清明風爲主夏節前後之風淮南子雖係其賓客合撰，然天文曆法，未必非出一人之手，且編纂當有一人爲之總校，則大體上不應如此矛盾，今之傳本，殆經後人改竄者也，後漢以降，中氣名稱，歷久未改，及唐則又曾一度復古，卽先驚蟄而後雨水，農田餘話曰：「唐麟德開元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氣。」自宋元以迄明清所行二十四氣之次序，皆與現行者無異矣。

（待續）